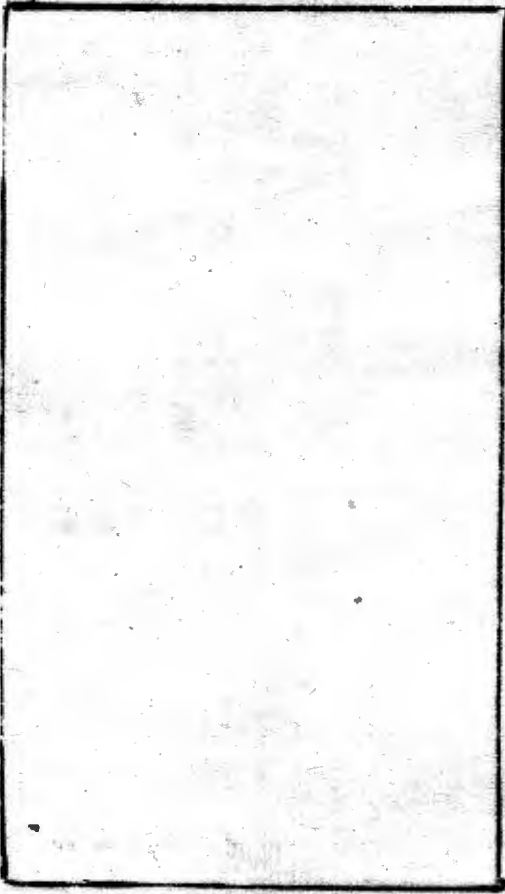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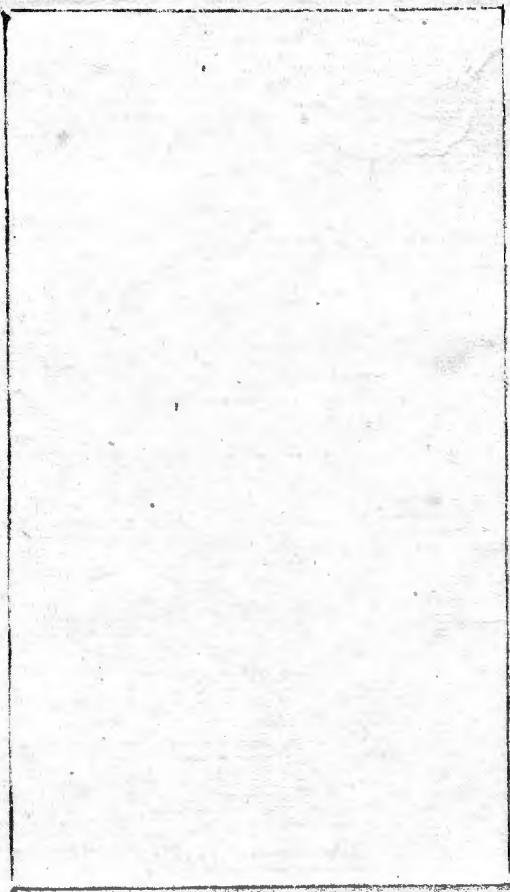


郟陽縣鄉土志

邵陽縣鄉土志



郟陽縣鄉土志



郃陽縣鄉土誌

00822

00822



陕西省图书馆藏书
号 D631.916.4
· 原 12469
· 00757



郟陽縣鄉土志

歷史

建置原始 前漢書地理志左馮翊有郟陽縣應邵曰在郟水之

陽師古曰即大雅大明之詩所謂在洽之陽水經注郟陽城南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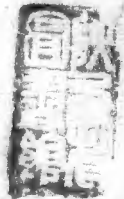
漢水東流注於水即郟水也縣取名焉括地志仍隰故城在

州河西縣三里李氏兆洛地理韻編今郟陽縣東南四十里

今縣治徙置年代無確據地理韻編新隋時以為即今洛城然

則徙置當在南北朝時矣縣志云乾隆三十四年今郟陽城據舊

志西魏大統三年左史王羅纂原注北魏孝文西遷冀除



華州刺史文帝大統

大河東始終未嘗為馮

刺史秦城之

說似未可據按北史帝紀大統三年冬十月安定公宇文泰大破

東魏軍於沙苑又王羆傳沙苑之戰武士馬甚盛文帝以華州

衝要遣使勞羆令加守備隋志馮翊郡後魏置華州是大統三年

羆尚未移鎮河西羆傳並紀其修華州城事斯時西兵爭以

河上為攻守之中心點邵陽溝岔紛歧實北部隩區固圉設險預

防襲抄乃軍事上不可缺之計畫舊志云云殆非無因特書地繫

官本應以拓跋新置之州沿襲漢家左輔之名遂致誤華州與馮

翊為二地此一失也並混左馮翊與馮翊為一地此又失也

沿革 禹貢黑水西河惟雍州爾雅釋地河西曰豳州周禮職方
氏正西曰雍州是郟陽於古為雍州也而大戴禮帝繫言鯀娶有
莘氏之子謂之女志氏產文命列女傳湯妃有嬖者有嬖氏之女
也史記殷本紀阿衡欲干湯而無由乃為有莘氏媵臣孟子曰伊
尹耕於有莘之野括地志元和郡縣志以汴州陳留縣故莘城

之今河南開封府陳留縣

前清閻氏若璩焦氏循孔氏廣森皆主其說而戴氏震則謂莘在
郟陽又陳留風俗傳云陳留外黃有莘昌亭本宗地莘氏邑也是
陳留之莘乃莘邑非丁。西唐書世系表云夏啟封支子於莘

列女傳太姒者武王之後有娶姒氏之女詩大雅文王初載

天作之合在洽之陽在渭之涘文王嘉止大邦有子傳云大邦華也則郟陽故為有莘國明矣周末屬魏史記魏世家文侯十七年築郟陽正義郟陽郟水之北秦內史有合陽邑史記高祖功臣年表高祖兄仲八年廢為合陽侯索隱合陽屬馮翊前漢書地理志左馮翊縣二十四有郟陽元和志郟陽縣本漢舊縣屬左馮翊在郟水之陽詩大雅所謂在洽之陽也後漢初并郟陽入夏陽承平明二年復屬左馮翊魏文帝除左馮翊曰馮翊仍以郟陽屬晉因之魏書地形志郟陽二漢晉屬馮翊後罷太和二十年復屬華州

孝文帝太和十一年於馮翊郡置華州也西魏改馮翊為武鄉置

武鄉郡以郃陽隸之隋開皇文初郡廢大業煬帝初復置馮翊郡領

郃陽等八縣唐武德高祖三年析郃陽置河西縣八年隸西韓州時

析韓城置西韓州貞觀太宗八年州廢還屬同州乾元肅宗三年更河

西曰夏陽隸河中府後復來屬五代梁屬河中府唐天成明宗元年

復屬同州宋屬馮翊郡隸永興路熙甯神宗四年省夏陽為鎮入馬

金貞祐宣宗三年升韓城為棧州以郃陽屬之元至元世祖六年廢棧

州郃陽復屬同州隸陝西行省奉元路明因之隸陝西布政司西

安府至清雍正三年同州為直隸州十三年州升為府領州

一廳一縣八邵陽屬如古

政績錄

郟陽之置為縣自西漢時迄元代末造歷年千有五百而守土之

官有事績可紀者僅乃三人後漢順帝永和中郟陽令任顯追擊

羌寇戰死見西羌傳而靈帝時為令者曹全顧亭林云全蓋黨錮

中人而史傳闕之明萬歷神宗初得道碑於縣東南四十里莘里村

漢郟陽縣城故址也碑畧云全敦煌人再舉孝廉光和七年詆賊

張角起兵而縣民郭蒙等復造逆亂全由酒泉福祿長轉郟陽令

收合餘燼芟夷殘逆存慰高年撫育鰥寡以家錢糶米粟賜瘡盲

大女桃斐等合匕首藥膏賦與有疾者咸蒙瘳後百姓襁負

反者如雲廊廣聽事官宗曹廊閣費不出民役不干時中平二

年造碑者門下掾王敵等也而宋時有李百祿者河內人元祐宗神

六年為邵陽令次年理孔子祠為學舍以教養邑弟子自餘志乘

缺畧僅存姓名莫可得而述矣

明自洪武太祖迄宣德宣宗六十八年之間惟李郁張輅以清介聞郁

尤有能聲嘉定州人也正統英宗十四年延津董鑑始築今縣城東

西二里二百八十步南北二里一百九十步周八里二百二十步

高二丈五尺基闊四丈三尺頂闊一丈二尺而志稱鑑政尚寬平

工鉅役繁而民不病可謂良吏已

縣地高亢，穀側少平衍，土瘠而黏，雨小不足，澤大則奔流潰逸，挾
田面沃料以去，故歲不常旱，而邵陽常苦旱，是宜講改良土性區
田蓄水之法，而中土農學久失傳，則溺於祈禱之迷信而已。嘉靖
宗^世六年旱，岳池宋奎清獄寬，逋禮賢恤民，旋得雨，不為災。十年復
大旱，洪洞張道為揀災策，甚備，而邑人獨侈述奎禱雨事，至勒石
頌之。然邵陽慮無歲不憂，旱旱而禱，禱而幸，與雨過則迎神演劇
奔走若狂，揮擲金錢，不復惜，謂之謝雨。蓋此俗不獨邵陽為然，而
邵陽尤甚。云宋奎張道後有李彖，王納策，彖陽城人，鋤強恤困，尤
留意農桑，納策淄川人，甲^乙巨細規畫，可垂久遠，以廉介忤上官。

擠之去二人均在嘉靖時奎石邵陽朝邑韓尚書稱其友諸身達
諸政而張道故尚書門人李彖去思碑約策修城修學宮記文悉
尚書所為尚書名邦奇世所稱苑洛先生也

隆慶

穆宗

時歸善葉夢熊由御史謫邵陽丞攝知縣事至今邵陽人

稱之必曰葉夫子夢熊蓋為姚江之學者而才氣勲名亦略等萬

歷中歷官陝西巡撫晉石副都御史總制三邊平甯夏逆賊哮拜

劉東陽成功甚偉其歷官政績大者見明史魏學曾傳茲不著者
其為丞之時事當嘉隆盛時左降官率優游不事事夢熊以諫授

已漢那吉降既外謫將母至縣悛悛勤吏事重教而恤民忠信以

服之明決以聽之道理以諭之擇父老有行誼為衆所推服者村
設一人訓導而漸摩之邵陽夙號健訟難治未幾政化大著民多
自愧悔改行訟日息聚邑中高村生日夕相與討論經義以實學
相勸勵教人隨其高下多所成就開府固原時邑人士猶稱之游
夢熊亦拳拳思邵陽人遇待特厚居然朱邑之桐鄉也者縣舊志
猥瑣缺畧沿革文獻莫得而稽夢熊既來丞遍歷川原詢訪故老
更為志七卷其關於國計民生人心風俗甚大惜為重修者所易
不見其全尋遷歸德推官以去邑人建祠祀之公署之曰葉夫子
祠先是夢熊因書莫詭澗辨并榜示田賦之數於民去後奸胥竊

匿之為弊日甚迄夢熊巡撫漢西乃按治奸胥而勒其教於石

萬歷神宗時大冢諱啟性端介遇事自剝割吏胥無敢舞文盧氏王

邦才有善政河間楊坤以愷悌稱而言吏治者多稱劉應卜應卜

商邱人萬歷三十五年任次年大修學宮學宮在縣治東南創於

宋元祐間洪武初知縣徐厚復修正德武宗嘉靖時張綸李彛王納

策相繼新之至是重擴之踰年而功訖規制大備應卜蒞官務行

實政以興教為先每講鄉約環聽者多感厲易行著有宰革節目

聖諭俗解保甲發明

嗣後修洋池有崞縣陳歲修 啟聖祠者虞城范志懋皆在崇禎

時然民德志懋尤深興李國政秦鏡合祠祀之謂之三仁君三仁
君事具兵事錄茲著其去害者一事縣舊設韓郃營歲靡銀萬三
千兩率烏合不可用民累弗支志懋力請於上官罷之而是時流
賊已蔓延不可制軍費日繁而取於民益急下因緣為奸若潼關
協站牛車若里馬及解糧陋規十六色等名目至前清時乃次
第豁免云

免潼關協站牛車者徐起霖南通州人順治十三年任免解糧陋
規及十六色陋規者傅瑞滿州人康熙六十年任免里馬者朱開
聖大興人雍正五年任陋規馬歲費各數千金而牛車站病民

尤甚至悉革去民乃大
以聖治郟陽三年值西北用兵軍興
絡繹役煩而民不擾米買令下以民食不足陳於制府獲免清操
如水釐剔奸弊修廢舉墜於民無私毫費去之日邑人攀轅流涕
如失慈母

傅瑞朱閑聖之先有郭傳芳錢萬選皆能為民去害者而萬選治
績尤著傳芳大同威遠衛人康熙七年由咸甯丞來攝篆刻正俗
畧給事中王又旦稱其清賦役易風俗除關門留豆之累為人立
法人敬於塗又旦見耆舊錄非以文諛人者可信也萬選長興人
康熙四十年任為政寬而有本以教養為先吳青霞啟元王崑繩

源皆海內知名士招延至署日夕與講論史事立社學數十處按
季督課值農時親歷郊野以酒食相勸勞催科不事鼓扑著有宰
革退食錄先是革里漢有魚行萬選悉其累民竟除之

邵陽之有書院自楊發智始而踵成之者梁善長席奉乾也明隆

慶穆宗時介休李希松建西河書院於學宮南尋改為卜子祠

乾隆十九年臨桂陳文公公再撫陝西以事來縣有營建書

院之令次年發智蒞任募金庀材書院始立並置田七十八畝發
智巴陵人政以慈惠稱民愛戴之善長順德人乾隆二十五年自

白水調邵陽購置經史增修廡顏曰古革書院又置田一百一

十三畝皆捐俸錢為之訓士悉至無僂容清操尤重一時三十年
以卓異擢建甯同知繼之者即奉乾汲縣人復置田三百餘畝共
書院田四百畝有奇脩脯膏火之費取給焉是時海宗晏然民物
滋豐而奉乾在任久修學宮葺官署纂輯縣志百廢俱舉士民亦
相率輸貲恐後於時邵陽民特以尚義聞今者外侮日逼
朝廷銳意維新為保衛吾民計而學堂之設輒有難色鄙僂乃甚
於他邑斯有志者之恥也

書院前舊為元聖祠嘉慶十一年靖奉託蒞任移祠於城東門內
就其他建議院復於書院學舍畧加移葺以符規制方是時邵陽

應童子試者蓋二千數百人迄道光五年段士聰蒞任捐俸金為之倡舉書院重新之並釐定課程表揚孝義節烈以培植風化為政的而聽斷才尤長訟辭隨到隨結案無宿牘穿窬不肖畏其聰察率斂戢為行本託黃州人士聰太谷人

段士聰之先以聽訟稱者劉玉牛一象其後則王如蘭也玉大人明宏治時任明敏剖決如流發伏若神一象遼東人前清康熙二十年任明斷而惠釐剔風弊無遺片言折獄從無冤民如蘭太原人同治八年任臨民寬恕重教輕刑明決有威滑吏不敢欺有訟子不孝者如蘭謬為溫語慰之父子各給百錢曰姑

食訖來聽教須臾子至又久之其父亦至詢所費其子餘七十三錢其父當餘三十錢而出所餘錢止六枚叩以故俯首無詞如蘭曰汝子歲得傭資銀僅八兩而汝吸食洋煙日需數百錢不貽即控諸官甯自謂直乎特吾不忍以訟子故責汝姑宥汝宜自改行毋復然又以不遜訓斥其子薄笞之遣去時回氣未靖北山防兵糧員葉某夜入民家被毆屢訴之如蘭終不問葉召如蘭至營面屬之且挾以危語如蘭怒曰吾終不能以汝言枉吾民甯以其事上聞可也不顧而去如蘭履任僅三閱月以憂去邵民至今思之

兵事錄

葉夢熊曰夏陽西河為入關隙道夫非馮翊重地哉韓邦奇曰郟陽古形勝地也從小帶河環以深塹得人以守雖數萬之衆環攻歲月亦未如之何故郟陽自春秋時常為秦晉兵爭地左傳文六年敗秦師於令狐至於剗首十二年秦伯伐晉取羈馬通典郟陽有剗首水元和志羈馬故城在縣東北二十六里寰宇記郟陽縣羈馬城左傳秦伐晉取羈馬又呂相絕秦剪我羈馬是此地也史記魏世家文侯十七年西攻秦至鄭還築合陽六國表秦孝公二十四年秦大荔圍郟陽今縣南二十里及東北四十里許往往有

板築遺址，縣互不絕。舊志以為即魏長城。史記秦本紀：魏築長城，自鄭濱洛以北，有上郡，則不在邵陽明矣。而後漢書西羌傳：元初，安帝二年秋，築馮翊北界候塢五百所。永和六年，東西羌掠關中，殺傷長史邵陽，令任頡追擊，戰死。當時羌寇躡及邵陽明甚，而所謂馮翊北界地，望亦相準。板築道址，殆候塢五百所之未盡泯者歟。嗣後本境為叛逆者，後漢有郭家在清初，有魏天命自鄰境涉及者，有隋末有孫華在明，有劉子成，皆不久撲亡，而縣民罹害之酷，以明末流寇及同治初回匪之亂為最劇。

曹全碑縣民郭象等復造逆亂燔燒城寺萬民騷動人裏不安三
郡告急羽檄仍至於時聖主詔諏郡僚咸曰君哉轉拜郟陽令收
合餘燼芟夷殘逆絕其本根

隋書帝紀大業十二年七月戊辰馮翊人孫華自號總管舉兵為
盜唐書任瓌傳瓌在馮翊久悉其人情願為一介使入關宣
布威靈以收左輔繇梁山濟河直趣韓城逼郟陽高祖曰是吾心
也遣陳演壽史大奈步騎六千趣梁山以瓌及薛猷為招慰大使
而孫華白元度等果降且具舟於河以濟師

劉子成正德中起白水秦山突陷洛川勢甚張聞警者多謀避去

時黃縣張綸任邵陽慨然曰城存與存城亡與亡避難非臣也誓
守修門浚隍為備甚周賊不敢犯

流寇之難始萬歷乙卯迄崇禎初遂猖獗不可制蔓延縣境來去
飄忽民罹其毒知縣陳歲屢却之而賊勢日滋警無月不聞五年
歲以故城圯壞不可守增修之崇五尺六年四月賊大至典史張
天祺禦於城東康家坡大風陣亂死焉七年賊陷澄城遂圍邵陽
聞洪承疇兵至解去八年賊復大至環城攻十七晝夜卒不下先

是知縣范志懋蒞任聞賊將來犯急為守禦備七月十六日賊果
由澄城至環城如蟻日夜跳踉作攻勢數日攻益急而鄉民避賊

來者填城內無隙地食且乏志懋出倉粟振給之懸重金募壯士
殺傷賊頗衆又計殺其渠帥所謂八大王者賊憤甚益冒死掘城
東北陷數丈志懋手推韓郃營守備李國政率勇撲下立斬前鋒
悍賊數十名賊稍却而城陷處旋補築訖賊相顧眙眙奪氣訖曰
郃陽顧有重城耶由是攻畧懈方事之急志懋晝夜巡城上目不
交睫背盡裂既待援不至則嚙指血為書乞師志懋之性命不足
惜而百姓之性命足惜朝廷之封疆足惜等語國政亦泣告其父
誓即死不忍負君父兩人復同誓必保全郃民而增生件從龍亦
馳書潼關急兵至賊解圍去復於四門增築月城名其門東曰

雨粟南曰阜身西曰崇墉北曰歸極

順治二年合陽村人遇官軍劉寇韓城還互疑為賊而關兵
有傷者則大怒以民為黨賊知縣劉漢卿具牛酒厚犒之令父老
詣軍門請罪又答其為首者始解三年魏天命據梁山聚眾為亂
詭入城殺知縣張延禎典史丁同泰警報抵長安大將軍引兵至
城且屠西安司李秦鏡先嘗攝郃陽篆獨曰官自成於賊於民何
與且賊固有窟穴盍搜之即不得願以全家百口殉果得賊山下
而殪之民獲免是年官軍驅寇皇甫莊疑姑民從賊欲昏戮之知
縣彭有義委曲執不可而止自是縣民漸得安業累世不見兵革

迄咸同之門粵匪餘孽未殄國家兵力萃於東南而回亂乘隙起
咸豐三年粵賊陷平陽府大吏檄兵千人駐防夏陽瀕河一帶山
西平撤去同治元年四月回匪倡亂於華州而粵賊忽由商雒竄
陝連陷渭南華州華陰回乘之大肆焚殺五月遂圍同州郃陽戒
嚴知縣儀徵方鼎錄倉猝集紳民團練為禦防計而承平久當事
都不知兵兇戲而已十月十日賊躡雪至乘大風毒北堯殘露井
殺傷團勇甚眾時侍郎勝保兵駐潼關翰林車順軌迂道河東請
援兵一日夜至賊西遁自是數歲未來犯

六年正月忽傳宣賊至鄉民紛紛避匿既而相詢無一見賊者二

月賊擾及縣西北境時翰林王鳳翔總團防事馳抵皇甫莊議集
團守太浴溝而賊於三月二十四日突自西南來二十五日與
團勇遇於南蔡莊次日由山陽逾金水溝鳳翔禦之護難寨團眾
驚潰死之賊亦北去自是時去時來民避匿城寨崖窟中多被攻
殺不可勝計六月撫院派李南華帥猛字營千五百人至而賊復
由北山入屯趙莊南華迎擊於伍塚戰竟日斃賊數十百人而賊
來益多南華退據伍塚寺穴牆以守兵饑疲藥彈且罄城中派送
鉛藥六十人遇賊安家莊圍而殲之無一生還者是夜李軍以計
脫去賊遂焚趙莊伍塚盤踞三日由武陽村過除水蹂躪東北鄉

飽掠而去十一月十九日賊數千復來攻城時南華還省城而部下蔡某帥百人駐城北泰山廟偵知之伏而待賊至突起殺殺十人遂東遁

七年四月賊至坊鎮焚掠東鄉一帶時道員魏光燾督兵追剿抵韓城賊以大雨意兵不至大股將薄城魏軍冒雨疾蹙之殪其前鋒賊復東去六月魏軍驅賊自西復來竄俄折回大敗而逸八年正月有防軍百人至蔡莊猝呼賊至村人倉皇避匿擄掠一空旋張旂服號衣而去而三月間賊至又給為兵村人信之紛來集忽殺傷十數人眾始驚竄而馬羸已盡數被驅去矣然是時賊勢已

漸感率自北路逸入大吏檄防兵駐梁山知縣陸堃復增拓北城
環泰山廟於內為重圍而鄉民經亂久亦漸能審計畫團結為防
守計曉然於壘壁清野之利築堡寨相保聚風鶴雖未遽息而被
害固不如向者之鉅迄於教平已歷十稔而瘡痍之餘元氣斷喪
承平富庶之象蓋如隔世矣

光緒三年歲饑人相食北鄉饑民糾夥劫糧嘯聚漸眾蔓及韓城
大吏派防軍捕之比至已就擒戮是特迫於餓死莫得食者耳不
足言兵事然使不即散滅謂其終不至於燎原不敵知也先民有
言天下之亂當其未成一有司治之而有餘及其既成竭天下之

力幸者乃種而克之信然哉信然哉

耆舊錄

雷德驤子有終孫孝先孝先子簡夫宋史有傳不具錄錄其大者

德驤字善行周廣順祖

太

三年進士宋初拜殿中侍御史改屯田員

外郎判大理寺以屬吏附會宰相趙普擅增刑名見太祖白其事

辭氣俱厲黜為商州司戶參軍旋削籍徙靈武趙普出鎮河陽召

為秘書丞歷官右諫議大夫雍熙

太

二年同知京朝官考課帝謂

宰相曰朕前者閱班籍擇官為河北轉運使所患不能周知羣臣

履行今德驤錄京朝官履歷功過之狀引對既得漸識羣臣擇才

委任可以為懲勸矣

有終字道成，以補漢州司戶參軍，署萊蕪尉，發知監拾遺劉祺
姦賊。太宗聞其名，召為大理寺丞，歷官少府少監、徙知江陵。李順
之亂，王師西征，命為峽路隨軍轉運使、同知兵馬事。師行至峽中，
遇盜格鬪，且行且戰，進至廣安軍壘，瀕江三面樹柵，夜陰賊衆，
奄至，鼓譟舉火，士伍恐懼，有終安坐，擲髮自若。徐引奇兵出其後，
擊之，賊赴水死者無算。就拜諫議大夫，知益州。次簡州，寓佛舍，度
賊必至，命左右重閉，召土人嚴更，驚備。初更聞道而出，賊至圍守，
數重及壞寺入，惟擊柝者在焉。改知許州。咸平二年，益州戍平，
擁都虞侯王均為亂，即日拜有終瀘州觀察使，知益州、兼川、峽兩

路招安捉賊事均平加保信軍節度觀察留後景德初徙為并代
副都部署澶淵之役詔有終率所部由上門抵鎮州與大兵會既
而王超桑贊逗撓無功惟有終赴援威聲甚振河北列城賴其雄
張有終個僕自任沈敏有局幹不畏強禦輕財好施歷典藩閩能
撫士卒豐於宴犒官用不足則傾私帑及權錢以給之家無餘財
奉身甚薄常所御者銅鞍勒馬而已在蜀嘗貸軍用庫錢數百萬
奏納其故第以償優詔免之

孝先字子思有鄰子舉進士歷官太常寺奉禮郎王均反益州隨

季父有終得下先鋒戰升仙橋斬首數百均金槍黃繖以獻改

將作監丞李繼遷陷靈州朝廷調軍費多出於民闕內大擾孝先
請益募商人入粟塞下償以茶鹽命與轉運使鄭文寶議立規畫
後多施行

簡夫字夫簡康定

仁宗

中以樞密使杜衍薦授秘書省校書郎簽書

秦州觀察判官尋罷居長安三白渠久廢京兆府遂薦簡夫治之

先時治渠歲役六縣民四日用稍木數百萬而水不足簡夫用

三十日稍木比舊三之一而水有餘既而辰州蠻彭仁義內寇三

司副使李參侍御史朱處約安撫不能定命簡夫往督諸將進兵

築明溪上下二砦拓取故省城地石為崖五百餘里仕義內附

安儼又廷鐵宋工部郎中喜急人之困儼少負奇節由進士授大理評事轉太子右贊善大夫尋加右司諫出知鄜州秩滿當去民遮道留之後知蘇州亦多善政

元岳崧字景山延祐宋仁中屢徵不起讀書橋頭河之卧虎岡興奉

元蕭軒友善所註六經四書弗果傳葉夢熊曰余考邵陽高節獨行士得一人焉岳崧也崧好古博學意氣不下古人抱道深藏其於出處之際審矣豈易得哉

明盧崇幼讀書明大義洪武二十五年再從兄居為吏坐法戍遼東亡捕之不得逮及婦女舉族驚惶謀遁崇自請以身代妻王氏

請偕往時子讓生未滿月居妻請撫之於是舉族致饑羅拜痛哭
崇意氣自若從牖中一視嬰兒慨然登車去至遼陽屢立戰功以
壽終讓聞之痛曰吾親死遠方骸骨不歸可乎徒步至遼見弟敏
與聰相持泣敏聰崇在遼所生子也既而言歸葬兄弟爭持不能
決訟之有司合鄉人議之讓曰間關數千里至此謂何不能歸葬
有死而已蓬首跣足卧墓側日夕號泣不食二子知不可奪乃聽
之後兩地子孫日蕃讓六世孫臨順治辛丑進士敏曾孫表以戰
功世襲百戶表孫韞道崇禎己卯舉人韞德同科武解元韞德子
士俊松江知府士傑康熙癸卯舉人

魏津字宏濟成化庚子舉人除知河南偃師縣有清操祀偃師名宦祠偃師志曰津持守端方居官平易修文廟建鄉學纂邑志緩征輸在任九年士民不擾誠良吏也

王傑字文英宏治乙卯舉人通判開封擒鉅盜閻景和又破賊鈞州傑為人質幹廉以律已公以蒞事有不可者雖權貴弗挫也尤悉律斷獄無枉巡撫河南都御史蕭紳委視屬邑恤民隱祛吏弊恩威並用境內肅然以勞瘁卒官啟行篋有書數帙布衣二襲而已傑為諸生時文名藉甚有三秦豪傑之目楊一清督學陝西嘗標示其文於列郡以勗諸生

范燧字以未嘉靖己未進士需次當選部偶時嚴嵩當國蒿子世
蕃使所親問燧欲何部燧正色曰六曹皆王臣惟上命耳授戶部
湖廣司主事權稅崇文門覈別欺隱督淮倉罷商船橫徵諸司郎
缺兼三四篆無廢事漕運阻滯奉命督之應期至陞四川按察司
副使備兵川東川東山谷阻深故多盜燧至繕城固保甲明約束
盜不敢發擒妖僧德土豪雪冤獄帖然稱治以憂歸服闋或勸其
一干江陵可大用燧笑謝之後歷官河南布政司參政分守洛陽
卒以廉正不容於時引退子垣堤垠

垣字伯師萬歷乙卯舉人知山東高密縣事周恤民隱而御史不

稍假借三月高崑大治時倭寇騷動沿海垣修繕城隍拓築外郭
募民授兵習擊刺明部伍訖然稱嚴邑歲饑為振救策甚悉且曰
民不死於餓而死於疫甯非予咎捐俸儲藥待之先後全活累數
萬人遷雲南大理府同知即署府事府界連土司苦官吏魚肉輒
負嵎垣至絲毫無擾並却除樣金例樣金者每歲貢金例以若干
納之府者也由是廉惠著聞寇盜屏息民夷大和遷趙王府長史
致仕

堤字叔防由拔貢生知山西岳陽縣至則署其堂曰好惡同民居
數月頌聲大

平陽府推官楊某署考語云清操堅如執玉長才

利比發銅五十五屬之吏治惟先數千萬家之生人永賴逾年以疾卒於官士民巷哭罷市

垠字叔際由拔貢生知河南伊陽縣遷知絳州補趙州陞黃州府同知所至有聲績而伊陽治行尤著初參政之守河南也嘗賦維水清四章垠至伊陽書之座隅以自勸伊陽故貧瘠歲饑戶口耗散田野荒蕪一望黃茅而已益蕭條不可為治垠多方招集哺饑噓寒流已者漸復則定令訟者必納茅根乃聽無何野盡闢即聚茅根為薪以陶以甃而伊城遂為甑城乃者蝗又大啟則又定令納斗蝗者與斗米民以是無餒而焚蝗肥田并得糞料其吏才敏

練多此類去後縣民肖像祀之復請之上官為位於名宦祠伊陽
向無祀名宦者垠儼然為首列且在其生前可徵其得民矣

范如游字仲藝岳陽知縣堤之孫崇禎癸酉舉人由襄陵教
諭擢知武定州崇禎十六年正月也時清兵入山東所至州
縣望風下如游聞警不待文憑單騎馳赴任次德州又聞
武定將被攻益信道行二月二十四日至武定與署州事濟
南通判馬嗣煜歃血誓死守嗣煜同州人也部署甫定三月三日清
兵薄城下日如游常所乘贏並囊中餘金二百犒守者眾感泣

願效死而城固不可守垂陷矣又明日兵遂入或勸如游避去張
目叱之越數日得遺骸於亂屍中嗣煜亦不屈

范維霖字用生參政燧之元孫也順治丁酉舉人維霖自少人已
以為長者知棗陽縣治行最任滿行取主事歷官郎中出知徽州
府徽俗故健訟往往傾家貲角勝莫之恤墨吏因為利維霖至廉
以化之靜以安之勸諭以息之三年信順休洽獄訟衰止通判某
覲維霖長厚嘗侮之置不較會大計上官問維霖判何如以才對
又問聞其侮君非浮躁乎曰計吏公典也某何敢以私憾撓况本
無介於中乎上官歛容歎曰君真長者也後以勞卒於任徽人無

貴賤莫不縞素巷哭判流涕曰公於我德厚矣為之經紀而歸其
喪

范光宗字士耿參政燧之六世孫也康熙辛酉鄉試年甫冠袞然
為舉首時韓文懿公羨主盟文壇見光宗文亟稱許之戊辰成進
士歷官翰林院侍講提督福建學政子駿聲字文佑康熙壬午舉
人和望江縣其為政以除害為先不侈言興利而民寔利之行取
主事改行人乾隆壬午重宴鹿鳴卒年八十有七

車到釗子宗湯宗湯子朴三世俱祀鄉賢而朴最有聞釗諸生言
動必軌於道平里奉為嚴師宗湯字自新貢生因廣靈訓道遷解

州學正母膺癰疾負之起居三十年如一日朴字仲甫萬歷壬午
舉人生而穎異五歲解詩對十歲能文章家貧力學經史諸子百
家靡不成誦游葉夢熊之門由河間教授國子監學錄時神宗在
位久百度廢弛朝廷朋黨日盛朴上疏陳九事遷刑部司務調吏
部復疏陳七事皆不報天啟元年晉兵部員外郎先是遼左失守
朴獻八議請進兵以戰為守遂命犒軍遼陽既還復奏五事亦莫
之省時有自遼左逃歸者五百人郎中俞大成怒悉殺之以朴抗
疏論救獲免而大成被譴責恨甚嫉其門生御史侯詢擯陷之朴
時年七十餘矣歎曰天下事尚可為哉即乞骸骨歸崇正元年特

起兵部車駕司郎中慨然方欲有所建白旋左遷四川按察司副
使分巡威茂道遂謝病不復出卒年八十有四著書數百卷燬於
兵

康惠民原名先民字念叻少警敏年十四為諸生十六食餽十八
以春秋應萬歷戊子鄉薦與長安馮恭定公同年友善事親色養
俱備為學不求人知密為省辰圖書有所為夜必錄之授臨邑令
時中官干政外吏以苛迫為能重以稅監藩田撻括滋擾而臨邑
民獨得無累斷獄平恕鄰縣民爭來質訴惠民偶以事過鄰境見
有賣娘婦者曰持痛哭不忍決為傾囊贖之後夫婦抱子拜階下

蓋其仁澤之施不以一邑限也晚年學養益遠所撰養虛室銘盤
屋李二曲先生見之揭諸座右深以不獲同時為憾著春秋左翼
學者私謚清懿先生臨邑祀名宦祠邵陽祀鄉賢祠

康姬冕字退公惠民孫也年十六為諸生以孝聞嘗取朱子家禮
與諸儒所記損益之彙為一表曰居易堂喪禮鈔子乃心名著於
時

乃心字孟謀學者稱太乙先生康熙己卯舉人乃心於學無所不
窺為文豪宕自喜如大河挾沙泥而下不事澄汰觀者懾其雄氣
亦莫敢輕議也新城王文簡公奉節來陝見乃心莊襄王墓詩驚

為絕唱收入漁洋詩話由是世且目乃心為詩人每一篇出遠近
爭傳誦之乃心嘗問學於二曲李先生興華陰王宏撰富平李因
篤以文學相切劘居恒敦孝義進退辭讓一崇法古大儒家故貧
同居六十餘人朝夕拮据而意致洒如嘗慨前賢遺跡湮廢為
樹碑作傳記無虛日庚辰會試入都諸大臣欲薦之固辭癸未
清聖祖西巡駐蹕潼關閱關中經明行修者韓城劉尚書蔭樞以乃
心對乃心學行乃著聞天下著有毛詩箋華野集太乙子韓城平
遙志祀鄉賢祠子先疾字百樂拔貢生能述其父大乙之學雍正
丁巳舉博學鴻詞以老疾固辭著復齋文稿五卷

康國相字芝函萬曆戊午舉人歷官玉田臺城知縣國相自少負
文名崇正初上書言事兵部尚書梁廷棟與語奇之歎為文海武
庫著述經亂多散佚子懋典字憲明敏惠美丰儀操行端潔讀書
多曠識於文喜離騷史記韓退之蘇明允王半山制義所許可金
陳數家而已同時與懋典以文鳴者有雷學謙甯林李宏烈學謙
別有傳甯林順治戊戌進士臨淮知縣宏烈十二歲附邑庠以諸
生終懋典由恩貢官吳堡教諭亢爽有胆氣殊不類文士闖賊之
亂繫宦家子酷掠索金錢懋典被執死者滿前披陳朗晰泰然無
懼色并為他繫者解脫賊亦竟釋之是後康氏羣從惟體謙最擅

文譽體謙字受之明萬厯己未進士戶部主事姬鼎子也十歲為
諸生康熙己酉庚戌聯捷進士所著來青閣制藝關中學者爭規
撫之謂之邵陽派體謙為學務在切於身心日用夙好袁了凡功
過格日鈔性理近思錄以講以誦以檢其身訓其子弟晚年尤好
讀論語不欲以制藝傳也子其武以循吏祀伊陽名宦祠

其武字繩祖康熙壬子舉人授伊陽知縣伊陽自明季流寇之亂
故籍散落吏胥因為姦橫斂數倍正供其武甫至得其狀感然曰
是豈為民父母所忍出哉盡革之縣在萬山中地卑下泄如每夏
秋霖潦率不可耕其武徧歷山原相度地勢開渠洩水畦畛鱗次

民食以饒石縣三年巡撫徐潮以為治行第一將薦於朝而其武
卒囊無一錢斂以故衾僚友吏民爭賻助之喪歸哭送數十里不
絕

康奕字仲葉懋典中子康熙己酉舉人自幼恂謹出入必告其親
左右就養有常儀督學試期適母疾不肯赴母曰是益我疾也固
遣之甫出場即歸覆試獨後至使者嘉其孝以第一人附邑庠韓
城劉蔭樞撫雲南延奕至署命二子師事之有商人罹法求庇其
事許千金笑謝弗受劉聞之曰斯真古君子矣後官涇陽教諭署
縣事三月縣民頌其清慎著有南遊記聞二卷朱子綱目訂正訛

字一卷

康鑿字肯公歲貢生曾祖國梁祀忠孝祠祖姬徽諸生順治十四
年捐粟振濟數百人鑿為人方嚴端毅同輩奉若嚴師而事親承
顏怡志母舅負冤獄為破產出之康熙庚子饑或令奪佃戶水田
鑿曰此數十家待以舉火者也奪則斃矣又令逐其僕婢亦不應
有雷姓賣女為婢鑿憐而贖之使攜歸一夕盜入室鑿佯不識滅
火令之出終身不言其姓名

秦和性孝友故貧家也而和善治生積貲累鉅萬和有弟早卒遺
子尚幼和撫之與己三子無異及四子長各任傳家而和老矣乃

計所積貲中分之戚族咸曰汝家貲非祖父遺也四子均分已足
矣茲無乃過乎和曰不然吾與弟同居弟不幸早死而弟子得成
立吾弟固不亡矣吾寧忍亡吾弟乎卒以其半付弟子人以此多
其義和五世孫卽世所稱怪石先生也怪石名五舉字子顯少英
異力學深通經術為文純正蔚瞻礪廉隅不輕為然諾而內行尤
醜擊萊陽左懋第知韓城縣聞而禮之歲饑鬻產活其族人時流
賊日熾與鄉人居堡中賊攻急衆惶懼失措獨據匡牀手利刃高
誦楚辭胡氏春秋曰得正命而死足矣晚歲自號怪石而為之說
畧云玉中行也砭砭似玉鄉愿也怪石狂狷也以吾為中行無其

學以吾為鄉愿無其怪必也狂狷乎順治中以恩貢生廷試候選
州判著有麟經風雅及廢莪集子錫字宅武康熙癸未進士年六
十矣又十年受新昌知縣以老罷錫既讀宋儒書纂士祭儀行之
錫子淫字幼澁諸生乾隆丙辰舉博學鴻詞

秦休字又休五舉曾孫夙負文名善書康熙壬辰進士翰林院編
修著有誦詞三十卷方雅八卷文集十六卷詩集十二卷

侯善臣性至孝親沒哀毀骨立不御酒肉者二十五年矣嘗輸粟
佐邊給九品冠帶三原馬公理表墓墓後數十年有侯樹屏以孝
聞樹屏字建侯崇正壬午舉人前清順治十三年除知朔州朔州值

姜瓖變後人壽僅八百餘丁樹屏至期年而稱樂郊十七年以最
遷廬州江防同知在朔州名宦祠民繪像祀之治績具朔
州政畧茲不詳詳其遭流寇事方其寇之至也樹屏母
雷氏適歸窳樹屏倉卒奉父避居治城俄聞母家若失守
泣請於令得啟門赴視道遇寇被執告以故寇曰孝子也
竟釋之比至而母已赴井死矣樹屏泣血終身嘗書粟版置
座右曰爾忘爾母耶

侯信翔字子從弟仁翔字雲崖孝子樹屏孫也信翔邑諸生博涉
經史為文不事雕琢而自工仁翔嘗一起童子試意忽不樂遂止

葺別墅讀書其中多蓄奇花古松異石圃同志相酬唱善行草八
分書著有成趣園詩書品花通各一卷吳郡汪逸谷太史士鏞序
其書品稱為好古博物君子信翔子來旌字天章康熙辛丑進士
翰林院檢討來旌字武載康熙康人雍正五年朝議學官任多非
人特旨以姚湘等二十四人授教職來旌與焉終西安衛教授
侯橋號柘村道光乙酉舉人與兄貢生夢楨俱以樸學聞夢楨讀
書過目成誦性豪邁自喜遇親黨緩急不吝解推或鬻所藏書畫
古硯以應舉所積券悉焚之工書求者紛至無賢愚應弗倦所稿

自律廉謹有美餘即購書篝燈校閱為學精密該洽不為苟得於
諸儒先書尤悉心研覈著有枳村類稿

竄孝子企政本山西稷山人兵變失父託棉弓業四出求之弗得
為木主每食必祭祭則涕泣不可止邵陽人或感其孝妻以女遂
家焉明萬歷時濬縣知縣竄時鎮以治功第一璽書褒美歷官兵
部員外郎贈光祿寺少卿即孝子後也時鎮字佩甫萬歷己丑進
士治濬政績見黎陽十六謠濬古黎國端木之墓在焉田者竊移
表他廢塚下後人沿弗察時鎮考與志載不合卒決計發視之果
贗也按志索地遂得真塚時鎮子滋字季騰自號竄鳩山人少補

諸生性狷介言動不苟崇禎中邑令范志懋招至西河書院其學
善考訂務為實用著丁祭考儀發明四禮於喪際尤詳國變後盡
室入山家卧虎岡之柏岩為土室終歲尸居其中其自奉率人所
不能堪而處之適然五十年足跡未嘗及城市郭傳芳署縣事嘗
三造廬終不獲一見同時以遺逸稱者李向若灌管希聲大音呂
元佐鈞璜仲佐得璜董漢儒宗舒楊君實芳譽雷春聲鳴陞李含
美文蔚王叔泰化溥

李灌與管大音為同榜舉人而與鈞璜弟得璜尤同志相善鈞璜
得璜已卯同榜舉人也閩賊入關大音偕二呂入太華山中申之

變灌復偕德滿北上約同死王事既不遂則薙髮為僧得璜
自號鬚眉和尚與兄鈞璜瘳心著述不復問人間事有
古今閩苑野人集傳於世大音遊跡山谷或勸之仕輒
哭疾革自題墓石曰明癸酉科舉人管大音之墓而灌
行踪跡殊奇詭放浪太華黃河間乞食采藥或累歲不知所向
黃冠緇衣行哭於市見者曰此必季子向若也跡之亦翩然遁矣
清初徵書累下卒不起多溷跡方外與田夫牧豎伍長吏欲一見
不可得少負異才博極秘緯與人言閎衍浩渺一歸本於忠孝晚
歲築室乳羅山下名小桃源居數月復遁去既卒郭傳芳為題碣

曰逸民李向若先生之墓路徵君振飛書也

董宗舒楊芳譽雷鳴陞並諸生遭亂棄去宗舒以孝聞芳譽博學
負奇氣伏身山谷佗際而卒鳴陞少受學於蒲城單未菴之門通
春秋傳其師說村居教授王化溥亦諸生變後為頭陀以終或曰
其學甚富然人無知之者李文蔚聲踪益寥然惟姓名在人間而
已

盧拱極字容甫興三原溫毅公純相友善溫公嘗曰盧君之文
可與定性書并傳其見重如此累舉德行隆慶時應首貢以讓同
學生任守心守成孝子也與馮大仁均以善事孀母見稱由貢生

官壺闕訓導而大仁妻康氏亦至孝大仁尤多義行濟人之急恤
人之困以是鄉里益重之有司表其門教矣又有褚錦者由舉人
官無極知縣與党九奏秦學詩梁欽梁繼默党近池王衛生范銓
車樹勳安定邦并以廬墓傳竄景仁露宿墓側三年雷湛遂以廬
墓殞身而繼默又剗骨肉療祖疾事在明崇禎時至前清康熙中
而楊一莪亦以母疾割臂肉和藥中療之夫廬墓於死者非有絲
毫之益而其甚者乃至露宿殞身又其甚如繼默一莪之為
其至誠足使人感泣要不可謂非過行也姑類而存之九
奏學詩俱諸生欽由貢生為崞縣丞近池定邦亦諸生而樹勳以

諸生舉孝廉方正人以為不愧科目云

雷紳字翔宇萬歷己酉舉人為仁厚豁達喜稱揚人善濟人之
急如恐不及歷官澤州學正遷知絳州多惠政歲饑捐俸煮粥振
之不足盡家粟千餘石挽舟而上所全濟數萬人又傾橐中金周
絳士之貧者而邵陽之饑復捐貲恤馬時寇盜充斥而戌卒肆為
民害紳別建營房居之申明約束民用不擾籌備城守纖巨悉周
絳人恃以無恐并以火藥數千觔遺邵陽乙亥七月之役邵陽城
被攻歷十七日而卒得全恃火藥未罄也後法官家岳復捐粟四

千石活其

雷學謙字六吉絳州知州紳之孫順治乙未進士授桂林府推
官號稱清廉康熙元年考取廣西道監察御史以嚴見憚丰
采肅然應詔陳政得失數十事聖祖皆嘉納焉巡視兩淮鹽
政以艱歸遂不復出居夏陽夏陽有漢五在王村者獨鉅
往往霖潦漲溢害民田學謙率民堰之溉田益多而害不
復聞凡事關民利病大者言於當事必得當乃已潼關牛車
站歲糜郟陽民萬餘金知縣徐起霖請於上官竟奏罷之亦學謙
力也學謙孫豫字介石康熙甲午舉人知鄆平縣推亦愛民有循

良之稱縣有水利為豪強所侵據蔓訟不休累死者屢矣豫持平
理之爭遂息

許攀桂字雲倩順治辛丑進士父應詔敦厚好施與鄉里稱為長
者攀桂生而穎異讀書日盡數萬言事繼母婉愉周至繼母感其
孝遇攀桂生母忌辰必焚香拜曰吾受若福矣弟攀麟子太岳攀
麟字子振貢生幼多病父憐之不令就學而性嗜學聽諸兄讀輒
能省記攀桂請於父曰有資如此可棄耶乃使就傅初攀桂在襁
褁中長母乳於族姪夏夜姪當門寢置己子門內而宿攀麟於外
無何狼踰垣入啣其子去姪遂無子攀麟取族人子為立嗣又殤

嫫有三女攀麟為其妝嫁之視如己女又嘗典產業拔人縲絀中
人以是多其義太岳字帝臣攀桂之卒也太岳甫數歲然性自嚴
重不妄語動履如成人康熙乙丑拔生丙寅廷試均第一事母至
孝晚歲究心宋儒書益務為實行年六十餘矣侍母側猶依依如
嬰兒訓子弟先器識後文藝關心民瘼言於邑令錢萬選除漢水
魚行之累後選高台教諭未仕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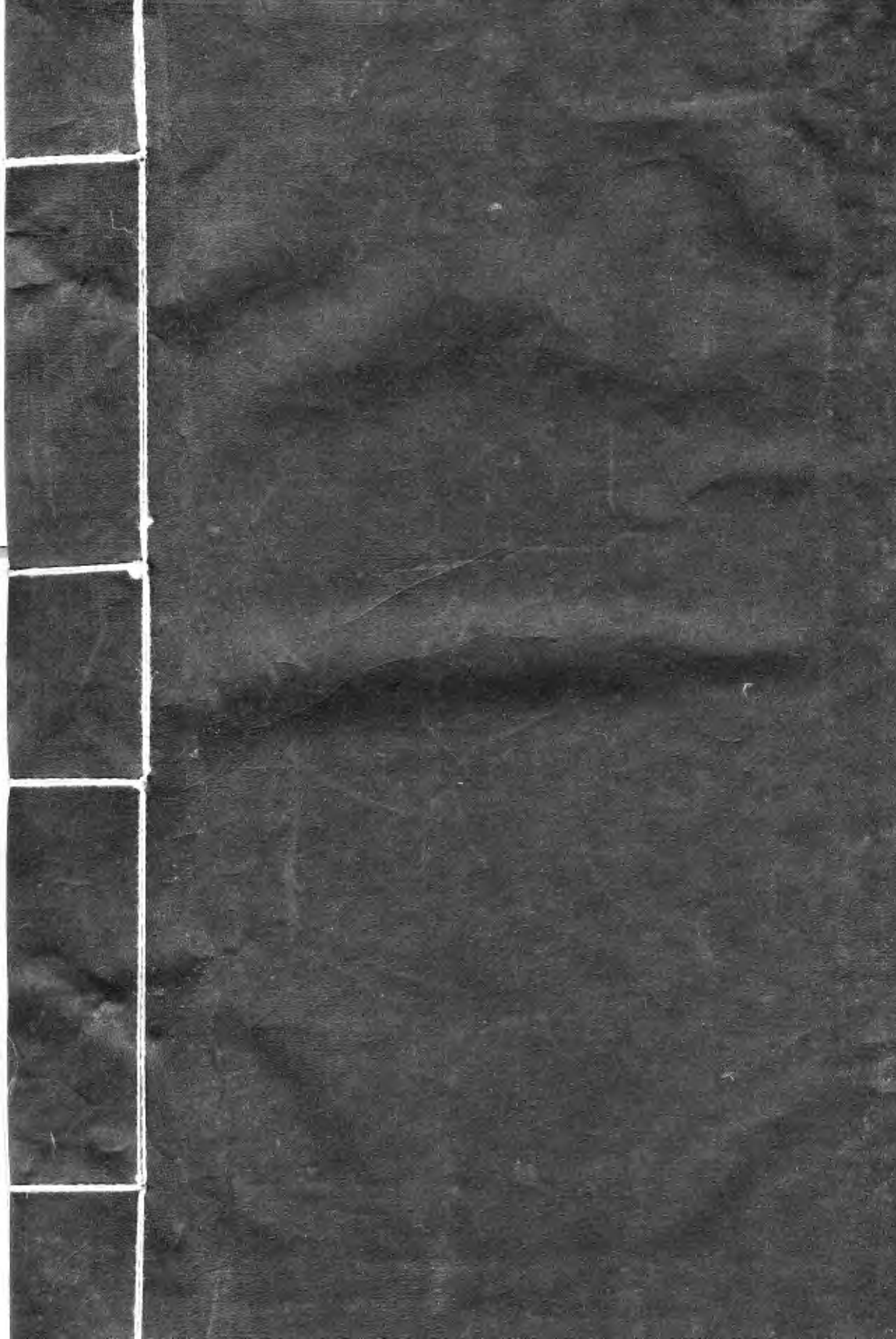
王又旦字幼華號黃涓順治戊戌進士授潛江知縣潛江西北四
十里曰屯營灣故有長堤漢水刷嚙屢潰決決則侵及荆郢諸郡邑
故事須郡縣會勘協築以是互推委害益巨田廬蕩然轉徙者相

望滑胥豪強乘隙侵欺賦逋而民愈困又旦至復畝定賦詭匿者
無所容流亡漸復即倡議大修屯營堤而荆人延却不應次年復
決復築之又建傳經書院築說詩臺百廢俱舉以治行第一徵拜
給事中疏陳湖北隄工協修之害定令荆郢分界任功杜絕誣卸
典試廣東還奏於南海花山建城設縣治花山者界接番禺清遠
從化三邑崇山密箐盜賊窟穴其中時出剽劫為害既置官吏井
閭晏然粵人賴之又旦為人沈敏敦行古義與人交誦訥無多語
才高而氣雄心虛而善下在陝中交孫豹人於楚文顧黃公於江
淮交吳賓身汪自舟汪孝角而在京師與王阮亭唱和尤契詩名

亦相埒當時海內言詩者必稱兩王先生其一謂阮亭也朱竹垞稱又且詩能兼綜漢宋人之長著有黃湄集十卷祀鄉賢祠

張大有字書登康熙甲戌進士選庶吉士散館第一授編修歷官漕運總督禮部尚書謚文敬祀順天名宦祠國家歲漕東南米四

百十餘萬石以餉京師費帑金且千餘萬而民間加耗幫費浮收私派不與焉官吏旗丁緣為利藪弊糾結不可理大有督運凡九載編水手定估造裁冗員懲侵漁所議分幫免運抽換諸法悉著為定例論者謂其弊絕風清空前絕後云大有父省括篤行有志節事親以孝稱故貧家婦翁某無子欲以田若干畝歸其女省



郟陽縣鄉土志

括拒弗受或叩之曰恐喪吾志以康熙乙亥成進士時大有
館選已三年而省括仲兄紹戡以順治辛卯舉人知常熟縣
有循聲大有兄衛鳴衛鳴子玠從子景澍登康熙丁酉同榜
舉人大有之官漕運也衛鳴至淮安以忠勤清慎為誠丙午
督運抵通入覲世宗詢及隨行贊理員大有以景澍對次日
呂見嘉其明敏授江川知縣陞知彌勒州邊温州府丞題知興化
補南雄府未任辛景澍歷官多治績在江川接戶指田絕吏胥移
甲換乙之弊清釐豪強侵隱積欠地丁銀五千兩在彌勒值課夷
猖獗軍興絲綸總理糧務叙軍功列一等又疏濬故水道溉田數

千畝在浙承辦海甯魚鱗石塘親身勘履工無冒濫餘不能詳及也

張迪閻字惠菴文敬公大有曾孫也以寔錄館勞授官府經歷父艱歸母年七十膺疾昏瞶起居不自知迪閻妻已前卒遂不仕亦不復娶授徒養母廁廁浣濯皆自親之母歿時迪閻年六十二矣猶為孺子泣人皆稱其孝

宋耀殷字景湯諸生事親以孝稱先死河南徒步歸其櫬有從子父死母嫁犯法出亡逾二十年不知所往耀殷保其產并歲入籍焉及歸悉付之教子弟諳諳以德行為先常曰貧莫貧於不聞道

賤莫賤於不知恥無財無位不足為貧賤也宋耀殷之先以孝行
著聞者有魏維恢車輓李翰材維恢甘泉里民也事親服勤色養
無違親歿達忌日及己生之辰哀念輒廢食輓翰材孝行與維恢
同而輓力田善積恥嘗捐豆三百石甯夏倉以濟邊食當事聞於
朝拜羊酒之賜旌為義民仍給復本戶三歲翰材諸生與馬爾臧
魏乃圖皆於歲凶能振恤饑人爾臧收養五齡棄女為具妝嫁之
如己出乃圖以粟百餘石給其鄉人不索償事在康熙三十一年
二人均孝子也爾臧事繼母三十餘年無少忤乃圖養親委曲盡
歡侍疾衣不解帶又有車輓者亦善事繼母嘗拾道金三百於路

索其主還之曰吾母不令受也其人欲均分之卒不可而止
屈孝子建楚字受大人皆稱屈孝子而不名孝子祖曰瑾父曰永
奇永奇子三人孝子其次也孝子幼嗜讀年十三以母王氏疾廢
學躬炊爨侍湯藥衆已稱異以為孝子母歿哀毀如成人後孝子
年既長祖春秋高而父多稱貸不能償家計日窘孝子竭力悉任
之冀得親心歡人皆以孝子為苦孝子不知也繼母亦王氏孝子
事之如母其卒也值歲大荒孝子有憾於中者廬墓終喪孝子年

八十一歲乃卒乾隆十三年春曾建坊如例祀忠孝祠

楊夢益廉莊人賈萊傭也而性至孝能竭力事親妻賈氏又能以
紡績佐之乾隆戊辰大饑夢益夫婦自食糠粃而親飯米未嘗不
豐潔繼而益困計無所出將鬻其子而親弗知也族人感其孝周
之乃止孫景烈曰余聞廉莊人云賈氏孝事翁姑過於其夫楊孝
子夢益於乎諒哉此夢益之所以為孝子也夢益嘗絕食數日饑
不起鄰人遺之餅卒匍匐供其親弗忍自食如是而不動其妻之
孝思者殆鮮矣嗣後有王樾范如魯王秉居李治西李治科馬振
文張所操魏式鎰式鎰以孝旌而事軼不傳王樾孩提時即知以
甘旨奉親後母失明歷二十年而不以無日為苦以樾先意承志

真能於無形聲處其視聽也如魯初就外傳日輒廢書泣師怪而
詰之則曰曩在家中常代母作勞入塾不恆歸念母勞無與代故
泣也而如魯母性固嚴如魯雖常怒輒杖之如魯伺母怒則負杖
俛俟未嘗走避而秉居亦善事母傭工給養遇士人輒喜問古孝
子事治西文病篤而治西貿易遠在千里外忽心動遽歸晝夜侍
養未嘗就寢人以為誠愛之所感治科父以兄弟爭產出外不復
歸治科乞食四出覓之卒過於伊犁奉其父以歸振文父歿於外
振文既長間關數百里返其喪及殮而足指骨遺失不全則大痛
號泣徑去行乞至瘞所卒得遺骨而還所操母愛憐少子惡所

操所操百事承順後母年八十又八所操年七十猶依依如孺子
又有宋尚奇者所遇與所操同而尚奇析產悉以美者與二弟二
弟不受則誓逃矣不復歸二弟不得已受之其他善行甚多鄉里
高其義

謝弼字帝臣廩生家貧親老授徒給養弼自食麩蔬而朝夕甘旨
所供必適嗜廉隅自飭內外漸漸教生徒恆舉古忠孝事相勸勵
歿後學使旌其門曰白華比潔

世有恆言皆曰繼母不母然如秦人麟之為人子天下又安有不
可事之繼母哉蓋雖曾聞之行何以加焉抑以觀繼母之厚於其

所生與所生者之所以待其母亦可使為繼母者惕然而深省
世間有斯事也秦人麟者幼失母繼母某氏人麟母之不以為非
所生也而母顧偏愛所生子視人麟如路人無何母遺疾起若需
人扶掖其子乃不以為意亦儼若路人然而人麟與妻馬氏晝夜
調侍不解衣就寢者歷二年之久母終乃對其弟泣涕而言人
麟夫婦孝也弟以聞於官旌其門

太史公曰緩急人之所時有也故夫布衣之士能振人之不瞻如
恐不及專趨人之急甚己之私此亦古所謂賢豪有過人之行固
未可為尺見咫聞者道也抑余嘗究孔子立教之義觀其所與冉

有原思相問答及夫微生乞醯之事至纖細矣必昌義不少寬假而孟子以為己饑已溺禹稷顏子皆然則儒者之行可知已竊怪近世所謂士其接於人煦煦抑抑若惟恐傷之而程之於事寔顧無殊秦粵人之相視何其異於所前聞遠也余私悼焉檢前志得楊醜以下七人類聚而存之冀以為末俗砭也楊醜字馨若諸生倜儻喜任事以義行高鄉里歲饑掠食者成羣突至村人議擊之醜曰是迫於饑者耳烏可以盜論而擊之擊之為所傷固不可傷之又奚忍者出所積粟數十石分給之眾羅拜而去時崇禎十三年也方是時餓死者十七八而雷太和請於其父松盡所餘粟

二百石振之并捐田為義塚需產施棺以千數事聞賜松冠帶太
和衣中迨順治五年醜聞村外澗壑深處呻吟聲率眾往視則裸
而負及傷者一人將絕矣眾大駭懼累議掩之醜曰此人遇害而
不死乃令掩之是吾曾殺之也不可即舁歸其家調養之越日乃
能言榆林人為同行所劫者也延醫敷治歷百餘日始愈付以貲
遣歸

王可簡夏陽人敦行尚義喜濟人之急人以為長者嘗捐漢水田
畚室其旁以飲行人有貧而鬻子者可簡憐之與以金使携歸歲
暮之夕見閭外有人將自縊問其故晉人也貸鄰人棉易銀將完

賦而遺於塗可簡即應曰我即捨若銀者如其數與之其人檢視
良久曰是非吾銀可簡曰若銀吾已用去矣竟付之可簡子錫命
康熙癸丑進士除蕭縣令卒官貧不能歸葬蕭人感其遺愛贈以
百金

雷茂林字千章乾隆甲午舉人富而能施嘗輸田三百畝及銀千
二百兩於官以歲入租息為郟陽童子試及鄉會試卷貲繼復捐
備陝西全省鄉試卷貲前後捐輸累萬金他所施與亦稱是或以
其過事揮霍勸為蓄積計茂林舉漢疏廣語應之且曰吾愛吾同
類即於愛吾子孫也題哉所謂仁人之言儀其人如或見之焉

嘉慶間太飢有輸錢二百數十緡案百餘石振其鄉人者賈建凝也建凝嘗建小補堂施祭田二十畝又立義學以田三十畝銀二百兩課租息為延師資而道光中黑池鎮人王化清亦於村東立義學建築宏整今黑池鎮初等公小學堂即其址也時知縣段士聰方增修書院化清復以銀千二百兩助之建凝貢生化清生員皆終老委曲而亟亟於公益若是宜乎為榮譽之所歸而未學小子或乃不知其行之可貴可慨已

余觀邵陽先達事跡極壯范如游武安之節以為血性男子當如是矣而流賊之亂如游從父銳以守宗祧不去死銳字青閨高密

知縣范垣子也敷行力學不屑為帖括習時又有郡邦榮者由貢
生官華亭教諭流賊陷華亭同官悉遁而邦榮公服死明倫堂回
逆之亂任藻廷以學正死廊州其臨義不屈與邦榮同藻廷子生
員熙瓊亦同死廊人上其事祀忠烈祠而生員車阿縉同治五年
以護守宗祏成於賊與范鈺死事相類是二人者磴磴之義亦可
謂少過矣然且不肯逆其志以死而况值可死之節肯苟焉以生
乎阿縉子用錫官西鄉教諭與福建道員王訓并以忠節著則與
如游比烈矣

王訓字麓村自少儉儻有大志道光戊戌成進士歷官江西瑞昌

長甯贛縣知縣任長甯時巨盜盤據深山中聚黨百餘人訓伺其
不備率健卒乘夜掩捕親持械與格搏擒其渠以歸比明行四十
里出山矣餘黨遂散旋攝廣信府署鹽法道而是時江水盛漲髮
匪乘風上竄圍擾江西以綴金陵鎮江之師訓先奉檄協守九江
九江寔空城不可守撫院召訓還南昌分守得勝門而賊船千餘
果悉銳來攻逼得勝而營屢以地雷轟毀城垣拌死不得入城守
功最以瑞州失守係訓兼轄地實不行時咸豐三年也後調任福
建卒殉節即武邵武昆連江西地衝要為攻守所必爭湖南水陸
軍攻剿長江上下游日得勢賊益思旁出牽擾驚報日達閩制府

會屬吏議邵武防咸顧視莫敢對訓獨前席慷慨言曰國家養
士正為今日大人命誰敢違者制府即離席酌酒勞訓曰吾固
以為非君不可即日檄訓馳防邵武而兵械資糧不夙具訓至
倉皇補苴寔徒手莫可為賊已大至薄城皆百戰之餘冒雨馳
突猶力守十餘日援卒不至方事之急吏或勸訓出走訓曰汝輩
視我不睢陽若耶城將陷賊射書令降訓得書大罵立碎之賊入
衣冠北拜死焉事聞以按察司例賜恤邵武及本籍并建專祠

車用錫字受祉由舉人授西鄉教諭同治元年藍二順援漢中西

鄉被圍久城且陷知縣巴彥善以印付用錫赴井死用錫奮曰死
一也死官解何如死戰場率義勇數百出戰賊麇集飛礮中目呼
從卒曰我傷皮膚耳若曹努力勿懈語訖而仆先是用錫將出戰
召妾及女昭第語之曰我有去無返妾去留任自擇女生死勿離
此堂及城陷妾先死之昭第年十三坐父所指處向戰地而泣或
牽使出避則曰阿爹命我勿離此爹不來我不去也連牽之卒不
動賊至憐其幼而舍之昭第俟父不歸遂不食死

王管蘭回亂時母老病不能行被執蘭以身翼之母子同遇害

白海晏偉幹多才年十九賊至被縛并執海晏祖清廉伯父若安

父無咎及村人數十拘一室橫加拷掠居安割清肅耳將及無
咎海晏情急氣奮臂上索寸寸斷直前奪賊刃刺傷為首賊奪門
出覓殺居安者刃於巷口及折徒手格鬥有伏匿旁近者忽聞賊
奔馳聲海晏叱咤聲金戈橫擊聲猝起喧震如沸已而寂然海晏
左脇被賊槩死矣方海晏與賊持門外室中人互解脫清肅無咎
均得逾垣免海晏妹亦先被執他室有老嫗守之假寐中夢海晏
從曰急從予歸覺而賊亦東遁抵豕述其事人咸異之
自儒者有士生今日只須讀書無庸著書之說後學承之習為謙
畏於是著書者日少而讀書者因亦不周於世用余聞邇者東西

各國新著之書歲出以累萬計最强之國尤居多數然則民智通
塞固可以著書驗也邵陽鄙邑風氣遲開新理發明寥乎未聞而
前人緒說又頗散佚若甯滋之丁祭考儀李學孔之皇王史訂中
庸心印皆僅存卷目學孔字淑予由貢生授官九江江防同知嗣
後有侯鳳儀著琴譜一冊而李穆有純翁率意稿穆字元谷諸生
祀鄉賢祠

王梓字琴伯孝感知縣著武彝山志

鄧一峯字友山諸生著周易來注摘瑕四卷大人近取錄四卷一
峯飭躬行爲宋五子之學以孝友聞康愚著見聞錄嘉懿錄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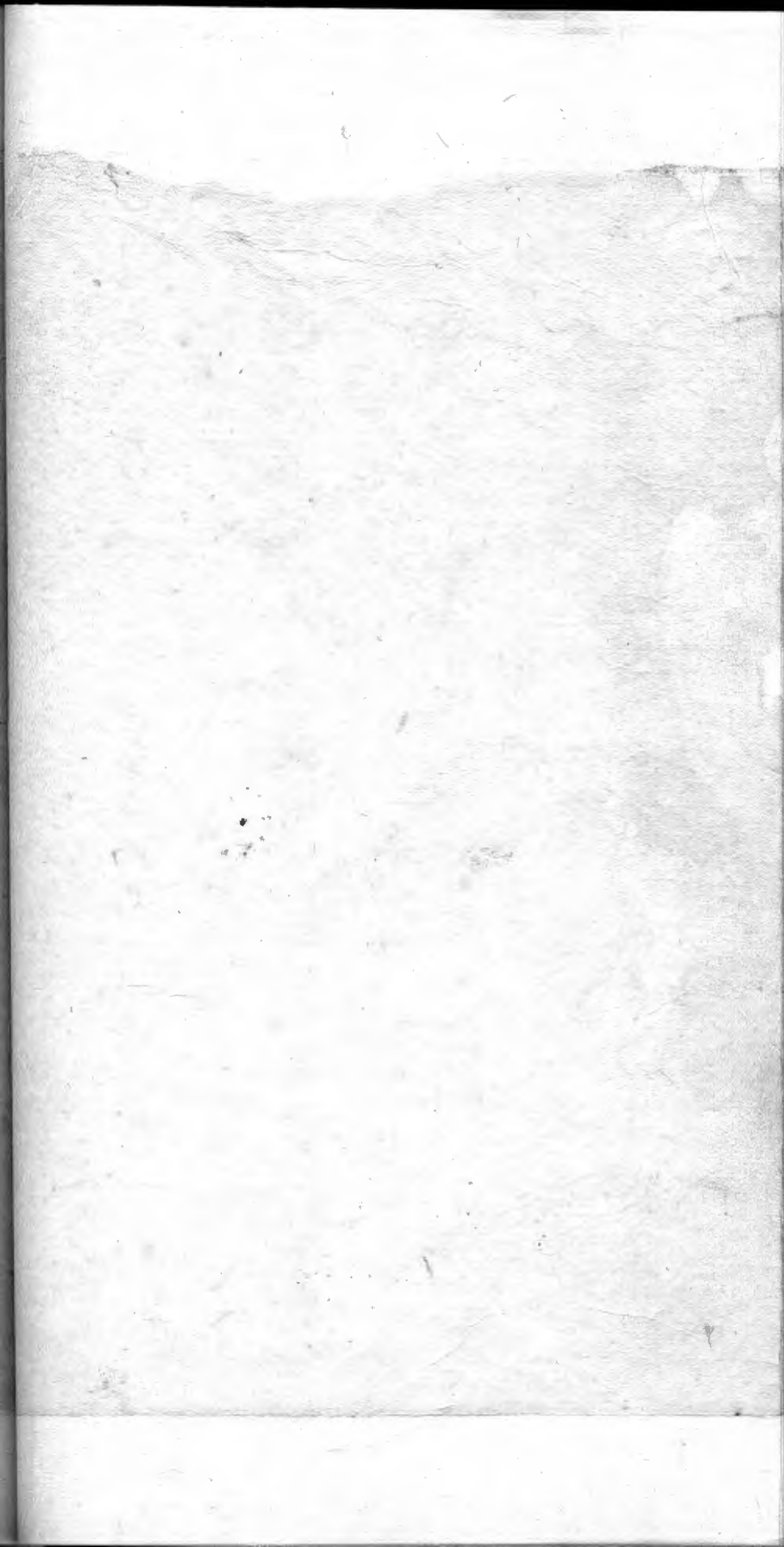
東簡著洽陽志畧二卷康濬著槐里志二卷楊朝著天道經紀人
文圖說易學入門六書述古樂律易知楊大受著古音韻一卷楊
維戊著清白音韻一卷趙金玉著緣攝尋字十六卷金玉字式如
維戊甥也善醫術嘗從維戊學是書蓋因維戊音韻之作增衍而
成書府志以為維戊撰者誤也以上均見同州府志

聶鳳德舉人著四書辨疑魯枚舉人著青囊賸冊賈鳳儀貢生著
六書指南正字訣胡文炳號虎臣舉人湖南知縣著讀史碎金折
獄龜鑑幼幼篇張鳴鳳字治微道光丁酉舉人塾屋教諭著四書
訓蒙日啟二十卷詩經偶解三卷周易合參十六卷

其他詩文見於府縣志者無慮數十種例不錄而諸所錄者或佚
或未刊蓋傳於世極少矣又有謝起鳳者未嘗以著書聞然其又
可志也起鳳字葆直賈人也性嗜學既得程氏書日杜門講誦屢
空不恤嘗曰人只有為學一事不學便不足為人又曰學須有二
資一書籍一師友尤嗜太極圖說西銘以為終身於此少有所得
不宦生矣而起鳳卒以窮死夫賈人不學為賈顧乃好為迂疏無
用之學宜其窮以至於死也而中土賈人無學起鳳既嗜學矣又
烏得而不窮乎然起鳳雖絀於賈終能教其妻及二女讀小學毛

詩呂新吾李忠定訓女諸格言以淑貞著聞起鳳之學又非果無

用也故輒牽連及之以俟熱心女子教育有其諸亦有樂乎述此也



郟陽無他族種亦無大姓戶口實業以警務資格尚在幼穉未能施詳密之調查法約舉大數而已

戶口 戶三萬二千九百五十五口一十四萬六千九百三十五此光緒三十一年編查數也郟陽戶口經光緒戊寅之飢異常耗減計其死亡之數約可三分之一然據同州府續志光緒六年編數尚有一十二萬八千二百七十六口此二十五年中所增乃止一萬八千六百五十九口均計每年增數約為二百分之一進步如是之遲其根於醫術衛生之愚劣固無待言矣抑其中更有特別之一原因焉則婚姻論財是也結縷之許率數十金甚者乃至

百全妄立名目謂之聘禮媒妁往來幾同市會嗜利賦息妄論人
理昔人以為夷虜之道蓋非過言也且此等惡習不特阻礙生育
其於風俗亦有最大之影響而官法限制終屬無效擔任改良之
責者含蒙小學堂教員莫與屬矣

宗教 城內南街有耶穌教堂一區入教者凡三十六戶都九十
一人此外無他異教先是瑞典人山如仁傳耶穌教於韓城邑之
東北區臨河榆林等村漸有從者光緒二十九年山如仁遂於城
內租宅開堂演說然如仁亦不常住歸陽常住者乃韓城人官為
保護彼亦絕不與聞公事稱相安云

實業 邵陽士風以嘉道間為最盛當時為士者約可三千數百
人自回逆亂後數已大減中更戊寅大飢讀書者益少就現時計
之不過千分之十五農約十分之五工約十之二商約十之三蓋
士日以少而商日以多此亦生業界之現象有所驅而然也而所
謂商者復無大貲本家大營業家勢渙力薄零星販運贏絀之計
有同射覆故鐵路大通之後邵陽商人必更有異常之困難此則
可決言者也工業自同治初元回亂定後為最發達時代其時邵
陽人所設裁帽工場都二十餘家故工人以裁帽工為最多其他
各業因此影響亦獲百種種之利益近則鹽工木工居最多數餘

都無足言矣

地理

方位 省城東北三百六十里同州府城東北一百二十里人

緯度赤道北三十五度一十五分經度京師偏西六度二十三分

境界 東至河四十里與山西平陽府臨晉縣分界 東南至河

六十里與山西蒲州府永濟縣分界 南至朝邑縣界六十里

西南至澄城縣界五十里 西至澄城縣界二十里 西北至洛

川韓城二縣界八十五里 北至韓城縣界六十里 東北至韓

城縣界五十里人

地形 區劃 古蹟 祠廟 橋梁 市鎮 學堂

北枕梁山東瀕河西界太峪海東北跨百良海東西最闊處得六
十里南北得一百二十里鳥田東北西南斜剖之畧似不同式之
兩句股形也勢北高南下金水溝自西北遞迤而南官道溝自北
遞迤而東崖壑紛歧凹凸不平純然為山地性質舊分四十七里
明萬曆神宗時併為四十四里

醇清同治元年回匪之亂集丁壯為守禦計復設七十二團

今依地便劃為九學區

以治城為首附城四面迤東村二十七迤北村十六迤南迤西村

各三鄰四十九村隸焉是為中區有商元聖祠 舊在學宮南創

修年月日無考康熙中移於縣署東嘉慶十一年知縣靖本託又
移祠其東拓祠址為考院今與書院合并為高等小學堂

卜夫子祠 在官池旁即西河書院故址也明知縣范志懋建

三仁君祠 在北街祀明知縣范志懋韓郃營守備李國政西安

府推官秦鏡附祀者邑生員仵從龍也

光國寺 在西門內唐尉遲敬德監修

太清觀皆在城內者也 在東北隅金建明邑丞葉夢熊講學於

此

城西有韓山奕應侯廟 在西門外一里三十步唐太和四年上

部尚書譚石建采跋和五年禮部侍郎王顯重修

東南有飛雲寺 去城里許創修年月無考

葉夫子祠 在飛雲寺東偏祀明邑丞葉夢熊富平李檢討因篤

記

龍王廟 在安陽村距城十里唐貞觀三年建有市集

大像寺 在楊家凹北原距城十里創建年月無考

戒香寺 在柏里坊距城十里金大定五年修

東北有項宅墓 在項村去城八里按史記高祖功臣年表有平

舉侯項宅以碭部長幼從賜姓為劉氏此項宅或為平舉侯也

有官立高等初等小學堂各一俱在城內有半日學堂一在柏里

坊以上中區

田中區而東北沿官道溝東至河都四十九村為東區官道溝水

即徐水也劉仲縣志在坊鎮北水經注徐水又東南迳劉仲

城北史記高祖功臣年表高祖兄仲八年廢為合陽侯今坊鎮

北五里有和陽村去城二十里北瀕徐水當即仲所居也

子夏墓皆在徐水南在大原頭去城二十里今俗傳為跛子坟

每歲仲春婦女結伴來遊謂可禳除腿疾蓋因跛音轉而訛

同州府志

咸豐三年國始將洞而修

水經注徐水出梁山東南流逕武帝登

仙宮東絕強梁原又東南迤子夏陵北東入河按山西通志河
津縣西北五里曰辛興村相傳有子夏墓兗州府志曹州西三
十里亦有子夏墓論者謂子夏設教西河以老當以河津為是
然晉省志亦不如水經之古也

文母廟 水經注河水又迤郟陽城東城內又有漢水東流注於
河水南有文母廟廟前有碑

任季兒墓皆在莘里村 莘里村去城四十里季兒任延壽妻也
陝西通志輿圖備考俱以為漢時人

子夏石室 水經注河水又南迤子夏石室東南北有二石室臨

側河崖卽子夏廟室也畢沅子夏陵考俗言石室在山西以水
經注河水又南逕子夏石室東南北有二石室俗本誤以河水
又南逕子夏石室為經東南北有二石室為注遂疑石室當在
河東耳同州府志子夏石室在夏陽鎮上人宅後院中似一板
倒之井寬可三丈餘其地既為居民所佔故土人諱言之余據
諸生康又來訪册躬往一視與水經注所云臨側河崖者亦合
光濟寺皆在夏陽 創修年月無考有宋政和間碑

夏陽宋時鎮也 去城四十里唐武德三年於此置河西縣乾元

三年改曰夏陽 宋熙寧四年省為夏陽鎮 金史地理志邵陽

有夏陽鎮

今有鎮二坊鎮 去城二十里

王村鎮 去城四十里北去夏陽五里東瀕河

市集一伏六村 去城三十里

公立小學堂七在坊鎮夏陽伏六靈村者皆初等學堂在清善庄

顏家坡和陽者皆平日學堂 靈村去城三十里清善庄去城二

十里顏家坡去城十里 以上東區

並河而南抵朝邑界以金水溝為限都六十村為東南區有撫

濟橋 在新池村去城二十五里明萬歷中車朴修時葉夢熊

撫陝西移檄助成之故名曰撫濟

興國寺 在韓庄唐貞觀十八年建

興教寺 在蔡目村去城五十里宋建

有黑池鎮 距城四十里

新池村馬家庄市集 馬家庄去城五十里

有初等小學堂者四村牛庄新池黑池黑家窪 牛庄去城二十

五里黑馬窪去城四十里

半日學堂者四村道基村張家庄烏龍窪太定村 道基去城三

十里張家庄去城二十五里烏龍窪太定村均去城四十里

以上

東南

區

逾金水溝而西乳羅南北都二十九村為南區有羅山寺在乳

羅山上去城二十五里創修年月無考今寺額路征君一麟書也

明副使李學遜有過羅山寺詩見縣志相傳山故有相林隋時

建金塔寺取以為材前清順治六年知縣庄曾明重植之

金水橋 去城二十里在東馬村東三里跨崖疊石車可方軌創

始年月無考

山之北良石村東馬村和家庄基南岱堡孟庄赤城紫光安家堡

八村有初等小學堂党定村有半日學堂 良石村東馬村和家

庄皆距城二十里岱堡孟庄赤城皆距城三十里紫光距城四

十里党定村安家堡皆距城五十里則與朝邑接界矣

以上南區

又西高原逶迤盡於太浴溝折而南界澄城都三十九村為西南
區有大禹廟在原上最為高阜羅乳之西峯也 距縣三十里相

傳禹甸梁山經此明萬歷間圯諸生范灼重建

有普濟寺 在雷庄距城五十里宋治平四年修熙寧二年賜額

壽聖

大雲寺 在北光距城五十里舊曰呵那寺隋煬帝臨幸更名曰

大雲熙寧二年賜額壽聖

楊永慶墓 在西馬村距城四十里宋防禦使

安儼墓 在乾字村距城四十里同州府志儼字仲容西京武威

人

廣寧王廟 在秦城距城三十里相傳有楚材墓按史元太宗以

辛丑歲十一月崩是歲為宋理宗淳祐元年次年壬寅皇后亂

瑪錦氏稱制於和林鄂多拉哈瑪爾擅權廢政多紊楚材遇事

面爭后不悅楚材憤懣成疾以甲辰五月薨於位則楚材之卒

當在和林豈能遠葬郟陽

鎮曰露井 距城四十里

市集曰秦城西馬村露井雷庄范家窪有初等小學堂 范家窪

距城五十里

卓里圪塔村北党東村西村各有平日學堂 卓里圪塔村均去

城五十里

以上西
南區

城之西西至太浴溝東至金水溝都五十九村為西區

有壽聖寺 在井溢村距城三十里額曰井溢壽聖創修年月無

考

石空寺 在北王村距城二十里萬歷九年修

爾朱達廟

在朱家河距城三十里縣志達字正道唐銀青光祿

大夫檢討太子賓客兼監察御史柱國其先沔南郡人達居馮

翊年二十九卒於江陵葬澄城武安鄉達之後為朱氏子孫或

為朱家河人故建廟祀之有李穆撰碑按唐志天寶元年更竟

陵郡曰沔陽寶應二年復故無沔南郡也

有初等小學堂三運在念吉防虜寨 運在距城十五里念吉防

虜寨均距城三十里

半日學堂二山陽北永迎 山陽距城十五里北永迎距城二十

里
以上
西區

浴太浴溝而北環梁山中跨金水東抵官道溝都四十七村為西
北區有漢武帝祠 在梁山西峯俗呼為武帝山相傳武帝幸河
東祀后土浴陰駐蹕於此孝昭時建祠

登仙宮

一作望仙宮漢武帝築在仙宮村距城二十里水經注

徐水出梁山東南流逕漢武帝登仙宮東

大禹廟

在梁巔康熙中康太乙募建

華雲台

葉夢熊建在梁山左縣志謂在楊家四大像寺內樓前

非也

二龍

在皇甫庄西北五里負山帶壑東西二水至此合流故曰

二龍也

韓山奕應侯廟 距城八十五里又北五里則入韓城境矣俗名

其山曰救郎山實即濠水所出之麻羨嶺也

初等小學堂二處曰趙庄皇甫庄半日學堂二處曰仙宮村甘井

鎮也仙宮皇甫庄有市集 皇甫庄距城四十里甘井仙宮均距

城二十里趙庄距城十五里

以上西
北區

官道溝之北東瀕河北至韓城界分二區曰北區村三十有二曰

東北區村四十有九

國清寺

在橋頭河距城十五里明正德二年修寺棟即卧虎岡元

岳景山讀書處也西北曰柏岩有窸窸鳩祠

大微觀 在太柵村距城四十里宋景祐間雷有終建

雷德驥墓皆在北 墓在文王村距城四十里

伊尹墓 在藝村距城三十里康熙中學使陸德元樹碑又秦庄

頭亦有伊尹墓貽邑丞葉夢熊樹碑縣志云藝村墓前有御道
有祭田秦庄頭墓乃後人誤傳者

百良鎮同家庄市集皆在東北區 百良距城四十里同家庄距

城三十里

百良及太棗村_村初等小學堂同家庄及東西銅鞮宮城村有半

日學堂 太棗村東銅鞮均距城五十里西銅鞮宮城村均距城

三十里 以上北區及東北區

至若高辛陵 同州府續志高辛氏陵在辛里村乾隆中巡撫畢

沅樹碑按一統志帝營陵在歸德府城東南四十五里竹書紀

年帝營高辛氏 初封辛侯一統志高辛里在歸德府城東門內

是歸德之辛里非邵陽之莘里也畢氏樹碑殊未詳考并改莘

為辛以就之益失實矣

太妣墓 同州志太妣墓在夏陽城內宰莘退食錄云太妣為文

王妃薨即葬周何得反葬於莘此傳聞誤也

左伯桃羊角哀墓則皆不在郟陽

相傳在百良鎮為羊左併糧

處有羊角哀祠同州府志羊角哀祠在郟陽縣東三十里按宰
莘退食錄左伯桃羊角哀俱燕人相與為死友聞楚王賢同往
見之至梁山道遇雨雪計不能俱全伯桃乃併衣糧與哀入空
樹中餓死哀至楚為上大夫乃告楚王備禮葬伯桃於蒲塘在
漂水西十里此所謂梁山蓋今江南太平府之梁山與漂水為
近非郟陽之梁山也且羊左自燕適楚亦無由紆道至郟陽後
人誤以為郟陽之梁山縣志遂易梁山為百良陝西通志則竟
易為郟陽而去其葬漂水之文可謂臨文率爾者矣

宮城故縣 魏書地形志真君七年置宮城縣隸登城郡

焦離堡 方輿紀要焦離堡在郟陽縣東二十五里

鳳凰台則雖紀載瞭然的在郟陽而已葬所指其地矣 一統志

鳳凰台在郟陽縣東南三十里

山 縣志梁山在縣西北距城四十里雍勝略梁山在縣西北四十里東西橫互逶迤最遠望之如屋梁此所謂梁山乃梁山南下之支脈非特不得獨據有梁山之名實並不得為郟陽境內諸山之主峯後世一孔之士目不睹圖經不能尋究山川脈絡往往督取古人名稱被之一嶺一阜侈張名績以為地方增重此方志之

通弊也

梁山之名見於爾雅詩經公羊傳

詩大雅梁山妻來惟禹甸之爾雅梁山晉望也公羊傳梁山者何河

上山也

北亘宜川洛川西連澄城白水迄於洛東跨韓城至於河盤互可
五百里皆梁山也而麻羨嶺實為其主山

水經注崕谷水出梁山東南通志濠水出麻羨嶺崕谷水即濠
水是麻羨嶺為梁山也麻羨嶺西北之水流入洛川宜川二縣
境南東之水流入韓城郃陽二縣境其為梁山主峯無疑

麻羨嶺之脈散出於東北為神道朱砂二嶺為韓城諸山其東南出者郃陽志謂之韓山即俗所稱之救郎山也在縣治西北八十五里有趙文子祠山之北有水東南流其南有水南流十里許折而東入韓城境皆濂水之分源

麻羨嶺分支南行三十里曰佛爺崖為郃陽縣洛川之界山崖西之水西北流五里至四合塔入洛川境崖東之水即太浴水之西源佛爺崖西南陡起一峯曰揣天峯揣天峯分三支右支西北行入洛川界中支西行為澄城縣諸山左支南下三十餘里盡於太浴口曰樺樹嶺為澄城郃陽之界山

佛爺崖之北分支東南下者歧出如臂指率無名其右支南行盡於雙龍寺寺前即太浴水東西二源合流處左支蜿蜒東南行數里又分二支一支東行為韓城西南諸山一支西南行盡於鄧家寨頭土人通稱之曰迴道嶺嶺西之水即太浴水之東源

迴道嶺之南迤西邱阜華離遞下盡於平地迤東又分三支皆東行北支入韓城界盡於方山南支陡起一峯土人稱為武帝山山上有武帝祠山陰有小水環西麓流而南金水之正源也武帝山之東山勢復起橫亙數里東盡於谷雅勝略所謂逶迤最遠望之如屋梁者也山陰之水為徐水之西源中支較卑東行為潘家山

徐水之東源在焉又東矗起為禹母山山有禹母廟一曰芙蓉峯
又名尖山禹母山之東北俗曰馮家圪塔則入韓城縣境矣

縣南二十五里有土阜巍然特起阜上浮圖矗立曰乳羅山又西
南十餘里復起一阜曰禹王廟禹王廟山之西盡太浴溝迤南接
於澄城之臨高原曰仙公原寔則自仙公原東北至乳羅山由乳
羅山以東臨河崖皆土原也是為縣南之原又西自太浴溝端起
橫接東來繞縣城北又東南逶迤漸下斜趨而北盡於官道溝是
為縣北之原

縣東瀕河土阜倚崖帶壑土人構祠宇其上皆被以山之名其見

於縣志者若夏陽西北之明山王村鎮西北之天柱山城村西之蓮花山塔北碁南二村東之秦驛山靈村東南之福山寔不得為山

省志飛浮山在郟陽縣東四十里雍勝略山在黃河中俗傳與河水為升降上有子夏石室縣志飛浮山在縣東河中未出水面金史地理志郟陽有非山或疑飛浮山即非山是不然非山自不可考所謂飛浮山者乃水中沙土凝聚而成嵌空玲瓏似石非石好事者取置盆中呼為吸水石也江南人則呼為礪河南人則呼為溜不獨河中有之各水中多有之渦水中之礪潁水中之溜連互

或十餘里或二十餘里且不止如此河中之僅三四里也目為之

山亦屬少見多怪又謂其上有洞為子夏讀書處益荒誕矣

水 河水出龍門逕韓城東過姚家庄入邵陽境南行八十里經

剗谷崖入朝邑禹貢所謂龍門西河也姚家庄南里許曰東銅鞮

在崖上又西南八里曰榆林村在崖下即百良水入河之口有渡

通山西滎河又西南六里曰茶峪有渡亦通滎河茶即屠詩大雅

出宿於屠是此地也說文作鄜从邑屠聲左馮翊邵陽亭路史作

鄜城詩地理考作鄜谷方輿紀要作茶峪渡鄜屠茶音義并同

縣志作茶者誤也徐冰西來至此入河水道提綱此水河口之南

麓山東臨大河山即同州緒志所稱之亦曰祖河至此必折而東
趨夏陽塢河地之保障也又南二十里曰夏陽水經注河水又南
逕子夏石室東石室在夏陽也夏陽南故有漢沒於河有渡通山
西臨晉界又南曰莘里村水經注河水又逕郟陽城東謂郟陽故
城也有漢二東注於河又南曰王村鎮有漢二一沒於河又南曰
申都村自夏陽至申都村十里皆崖下河塢地過申都村河又傍
西崖下西南十五里曰碁南村又西南十里曰廉庄有渡通山西
永濟又南十里至保迎村東南入朝邑界又境處距縣治五十里
出境處距縣治六十里

百良水源出縣治東北四十里百良鎮東北溝中東行數里有泉
自西北來合而東南流深僅沒踝二十里至榆林村入河縣志謂
源出尖山行五十里入河非也

橋頭水即水經注之徐水其道即縣東北之官道溝也東源出
縣治北三十里潘家山西源出潘家山西北五里谷中南十五里
至仙宮村東合流又南五里至龍泉村有泉出石上雙孔噴湧如
沸南來入之又東南七里至橋頭河有水出西北溝中流三里來
會又東十里有水自西南殿下村溝中來會又東十里至茶峪
入河茶峪在縣東四十里

金水源出武帝山西北溝中土人相傳謂之放馬溝云武帝東祀汾陰駐蹕於此而放馬也南流有泉出十畝地東來注之又南逕河西坡繞武帝山西麓約行七八里至上乾河伏流十里復出於下乾河又南至念吉村東南三里有水自武帝山東南逕牛庄村東南來合流雍勝畧金水漢永平間流絕今有乾河村其後復流邑人重之故名金水縣志色黃如金故名皆臆說不足據水道提綱金水出縣西北壺梯山亦非也壺梯山在澄城縣西北五十里其東北有山祀漢武帝在澄城縣北七十里亦曰武帝山蓋因是牽混而誤又南二十里至縣治西五里繞而南又東南二十里有

石橋自橋以南兩崖陡合石岩屹屹阻水如不欲前激流奔蕩鳴
聲殷然又南三里石崖蕚落百餘尺水自崖巔飛瀉而下拖練噴
珠致為奇觀水西即乳羅山自此而南無復石又五里曰富平河
在富平村東又南二十里曰党定在党定村東又南六里水西
為朝邑縣之東白池村溝勢轉而東南又十餘里入河水南皆朝
邑地其東北崖上則郃陽地也凡行境內九十餘里發源處距縣
治四十里入河處距縣治六十里

太浴水西源出縣治西北七十里佛爺崖東南流九里折而南有
小水自東北來會又南二十二里雙龍寺與東源水合東源出

迴道嶺西南野雞穴西南流有周家溝水自東來入之又南有五
眼泉自鄧家寨北來入之又南五里至雙龍寺會西源水又南經
樺樹嶺東南出山有水西北自澄城縣將軍山來入之縣志謂太
浴水源出縣西北山有懸崖在澄城西北界頭山非也界頭山在
澄城縣西北九十里為澄城洛川之界太浴水源在澄城縣東北
八十里以水西樺樹嶺為澄城郃陽之界不得至界頭山也自樺
樹嶺南水西為澄城地東則郃陽地又南二十里朱家河又南二
十四里管家河自管家河以上多無名泉過此即無泉又南二十
里有橋水流石峽中折而西五里有橋又西南十里至聚菴河入

澄城境又西流二十餘里經蒲城縣永豐鎮北入洛

救郎水源出救郎山在縣西北八十五里即通所云濞水源出於

麻羨嶺者也南流十里白解家灣折而西南里許又東南曰南川

口有水自迴道嶺北合數源西北來注之又東南入韓城縣境

漢水經注河水又逕郃陽城東周威烈王十七年魏文侯伐秦至

鄭還築汾陰郃陽即此城故有草色矣為太姒之國詩云在洽之

陽在渭之浹又曰纘女維莘長子維行謂此也城北有漢水南去

二水各數里其水東逕其城內東入於河又於城內側中有漢水

東南出城注於河城內又有漢水東流注於河水南有文母廟廟

前有碑去城十五里水即郃水也縣取名焉故應邵曰在郃水之
陽也寰宇記漢水總名發源黃河西岸平地爾雅漢大出尾下郭
注河東汾陰縣有水口如車輪許沸瀆湧出其深無限名為漢馮
翊郃陽縣復有亦如之方輿紀要漢水在縣南東流注於河有鯉
漢東漢王村漢勃池漢夏陽漢皆濱河平地湧出其大如輪縣
志云東里漢在河東沒於河非是東鯉漢如在河東方輿紀要不
得總言東流注於河也今有漢三曰王村漢在王村鎮東南俗名
小漢曰鯉漢曰勃池漢在莘里村東勃池漢俗名熨斗漢即元和
志之蒲池漢也

按前書地理志左馮翊郃陽應邵曰在郃水之陽師古曰即大雅大明之詩所謂在洽之陽也史記魏世家高祖功臣年表均作合陽索隱合陽屬馮翊爾雅斂郃盍翕合也詩洽比其鄰民之洽矣以洽百禮鄭箋皆云洽合也說文郃字从邑合聲洽字从水合聲合郃洽本為同聲同義字合陽之作郃陽乃六書通假之義古人用字多此例且水之取名亦不盡屬水旁之字安見洽字可為水名合字郃字決不得為水名耶朱子詩傳謂洽流已絕故去水加邑不知何據後人遂據此以分別洽字郃字之義謂郃字從邑以為水名不符古人制字之義謂水經注以城南漢水為郃水於

洽之名義無涉是皆所謂不明古訓望文生義者也古今山川之名無義可尋者何限名洽之水必為合流天下合流之水多矣郟陽何得獨專此名而若謂若洽又將何說不可解矣

洽水故道水經注以為郟陽故城南漢水雍勝畧水道提綱以為即金水洽陽記畧以為洽水在華里村西一出南澗一出北澗至村西合焉東運合水橋又東運子夏洞東北注於河絕流後明時復出灌田數百畝康熙三十年崖崩壓之今餘流猶至橋下同州府志獨主水經注之說歷詆諸家以為附會不知川渠變遷非特今者以三千年以後之水道徵三千年以前之水名茫然不可復

尋卽酈氏亦據此北魏時水道言之於周初故道亦未必果有合也

道路 自治城起點南門外五里曰南莊頭又南逾金水溝五里曰渠西窰分二道一轉而西北三里曰南蔡庄又西徼北十里曰王村與西道會一正南十五里曰馬村茶房又西南下乳羅原五里曰吳莊又西南十里曰露井鎮又西南十里曰北虎村分二道一自村東西南行五里至澄城縣之寺前鎮為赴同州府道一至村西西南行十里至澄城縣之西灌里為赴蒲城縣道王村西瀕太浴溝東通金水溝為西道之總匯西逾太浴溝至柳

池村北上原至南永迎皆十里南至井溢坡五里柳池村係澄城
地為赴澄城縣道井溢坡分二道一東南行至和家庄五里又南
微東十里至吳庄與西南道會一西南行十里曰秦城村又西南
十里曰西馬村又西南里許即澄城縣之臨高原南永迎北十五
里曰白家庄又北偏西十五里曰皇甫庄皇甫庄西北無復車道
五里至雙龍寺一溯太浴水西流北行十里至史家河巡樺樹嶺
西北為赴洛川道一溯太浴水東流十餘里巡迴道嶺東行為赴
韓城道皇甫庄之東十里曰牛庄則由縣北來道也

北道有二出治城北門上原一北行微西十里曰伍塚又北微西

十里曰甘井鎮分二道一西北十五里至牛庄與皇甫庄東來道
會一正西逾金水溝約十二里至白家庄與西道會自白家庄又
西八里至太浴溝與澄城雷家河大道會一出北門上原正北行
十里曰丁家庄又北十里曰仙宮村折而東逾官道溝十五里曰
屯里又北六里經韓西橋折而東又十里曰南龍亭又東二十里
至韓城司馬坡與馬林庄來官道合

東面分三道自東門外一東北上原十里曰十里步又東北十里
曰賀家凸又北逾官道溝十里曰同家庄又東北十里曰百良鎮
分二道一逾百良溝又東北十里至太棗村又東北十里至韓城

馬林庄為赴韓城縣道一正東十里曰陌東村又東五里曰榆林
渡通山西滎河一正東上原十里曰渤海村又東下原十里曰坊
鎮東路之總匯也自坊鎮東北十里曰伏六村又東十里曰茶峪
渡通山西滎河自坊鎮東南十里曰靈村又東十里曰夏陽渡通
山西臨晉自坊鎮南十五里曰新池村與東南路會自坊鎮西南
二十五里曰百坂西逾金水溝為人行捷徑又西南十里至馬村
茶房與西南路會一東南三十里曰新池村自新池村西偏北十
五里至百坂與坊鎮來路會自新池村西南十五里至坡南村又
西逾金水溝五里曰富平村又西南十五里至露井與西南路會

又自新池村南十五里曰黑池鎮又南十里曰馬家庄分二道一
東十里至廉庄渡河通山西永濟一南四里至蔡目營逾金水溝
接朝邑寺子村為赴朝邑縣道

物產 邵陽無他大宗特產即所有之植物產亦僅占農產物之
一部分而自光緒戊寅之飢以迄於今歷年三十不特毫無發達
之望且敝敝焉日頽月銷而莫得所以為補救此自表面上觀之
鮮不以為地瘠而民情致然也然戊寅以前地猶是地民猶是民
胡不為病其瘠不即於惰是其中從茲則宜別有主要之原因為
吾人所當研究者而未可慢爾云云也今夫人之有生資乎食料

者也然使胃中精液不能運化則食必日減減之既久則肌膚枯
槁精神委頓必不樂為勞力之運動此不易之勢也郟陽現情乃
正類是蓋特為粟類之出產場而已而向者以山西為輸銷之尾
閘瀕河數十里一輩之航朝出夕入處處可通頗得運輸之便故
雖豐穰之歲粟價不至甚賤每石常可得四五金而農不病農不
病則視田益貴視粟益珍而終歲動動相助而不倦乃甚有所歌
羨期望於其前途而於計皆可寬然自足當時諺曰一人十畝田
不向人乞憐而考其貧富之差即以日之多寡為相當之正比例
可以知農利之美况哉戊寅以後戶口大耗山西民食無所待於

汎舟之粟於是輸出之路絕重以銅錢缺之銀價日低凡農田所
資人工牛馬與夫鐵木器俱無不騰貴倍蓰而粟獨賤每石不過
一二金終年之需不足取償而人乃以田多為累夫人之情感其
有所欣望欲其沒漠而置之不可得也而其所困難欲其鼓舞而
赴之亦不可得也由是民氣日以疲田業日以荒生計日以迫郟
陽之病於地瘠而民情豈不以此哉

由是言之郟陽之受困在於粟類之無銷售場其寔情矣此而謀
為變計惟植棉樹桑尚可為補助之希冀而蚕業以非向者之習
慣卒難望其振興棉則東北正東二區種者逐年加多然就現時

計之猶不足供本境之用而有待於韓城之輸入且除近河以帶地質多於植棉不宜故郟陽終不能為棉花之出產場可決言也而粟類若麥若禾若黍若豆類若玉麥則各處皆宜其不宜麥者獨西北山內耳數年之後輪路大通粟價不至過賤而由郟抵關一水可通郟陽農民當復寶貴其田重開當日割金坂之謠此則可為前途之冀幸者矣

若夫製造產類在同治時以絨帽為大宗其絨率購自榆林府及山西歸化城一帶而設工作場於郟陽者凡十七家以四川成都

嘉定重慶等處為行銷地嗣後西商購運絨毛出洋價值日漲而

川人俗尚漸移銷路亦滯遂見衰敗今存者僅三家耳此外動物
製造以毡為較多所需絨毛大都來自宜川洛川鑛物製造以割
麥刀及為最有名鉄來自山西鋼則四川湖南產也皆間接而輸
入者工場在中區大郭村他處製之弗能良而和陽村之箕其材
購自北區山內舉村人無弗能造者紡棉織布則婦女習為之通
邑如是是皆植物品也

